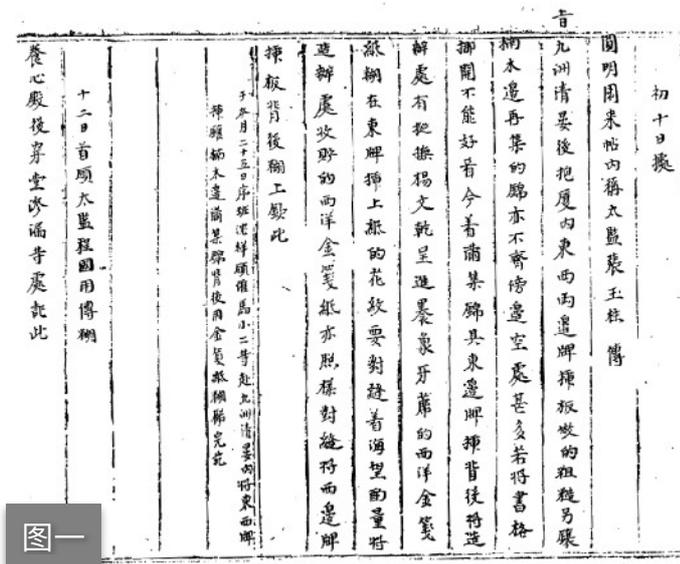


# 漫谈故宫明清家具的来源 及与宫廷家具档案的渊源

柯惕思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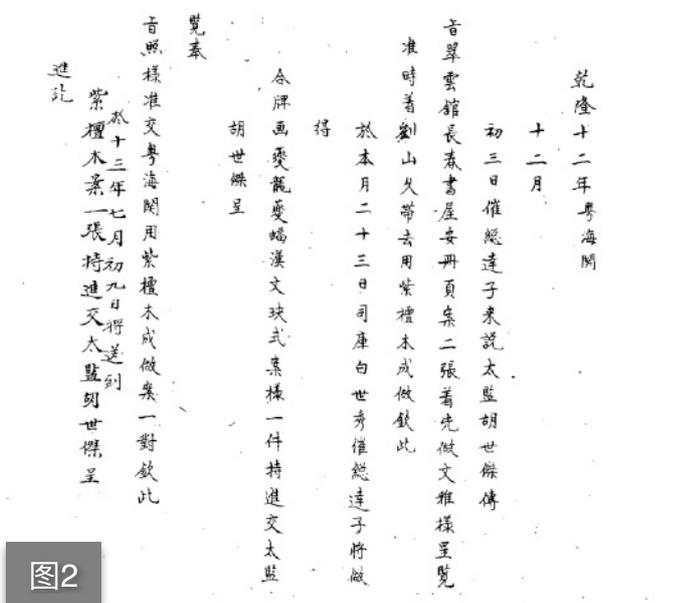


图2

看过1988年朱家溍与王世襄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1竹木牙角器》中的八十多件宫廷家具后，感觉紫禁城好像稍稍打开了一道门缝。到了2003年朱家溍出版的两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家具明》的中四百五十件各类各色不同材质的珍品，我对皇家家具的规范了解才算是豁然开朗，了然于胸。当时书中的内容令笔者印象深刻，且恰逢香港Orientations艺术杂志邀约对该书作书评。评论中，我表达了“这书比翻看每页都是黄花梨明式家具的图录还要丰富”的观点，此外还盛赞“这些珍品因为是在皇家的宫廷天地里，经由历代王朝收藏传承而齐聚一方的老藏品，堪称世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古典家具收藏”。谁能预料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故宫正要出版二十册的《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展示2000余件家具精品！这样的参考资料大系，对鉴赏与研究的价值而言，就不言而喻了。

故宫明清家具收藏范围之广博，反映了皇家宫廷天地间之地位以及华夏民族多彩的文明。有御用的、贵妃用的、宫女太监用的；还有明朝宫廷遗址的家具、清宫造办

处新造的家具和海内外各地进贡的家具，此外还有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收藏的家具。由此可知，故宫博物院藏的明清家具集换合与积聚的两大特性。此外，老宫廷藏的家具一朝入宫从此深锁深宫，基本上不会离开宫廷或被外界动过手脚，所以从古代宫廷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收藏，可谓原封不动、相对完整。

藏品之外，清宫也保存了为数可观的相关记载，包括《造办处》（图1）家具制造与《进单》（图2）档案。这类资料对于学习与研究明清家具的传统更有前所未有的深度价值。笔者针对这一崭新的素材，试做初探，作文记之，尽一己绵薄之力。虽然对宫廷礼仪、祭祀

传统不特别熟悉，汉语程度又有限，文必有疏漏，但着眼于引发后继者对这相对新颖的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更深入的家具探索，在所不辞。

二十多年前，拿到朱家溍《雍正年的家具制造考》上下篇两本影印本时，为了解宫廷的第一手原始档案，笔者对照着辞典勤奋缓慢地阅读。后来越看越懂，也越能认识它丰富的内涵，包括当时家具的用语，尺寸，材质，纹饰，以及制作计划，做样板，模仿，改修，等等作坊过程。在1995年写的论文“Traditions of the Woodworking, Furniture-Maker in China”中，我就采用了此份参考资料，当时笔者为了翻译原文资料成英文，再次细细解读，领悟更深。

2006年，胡德生请我帮忙翻译他的大作《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家具大观》时，我发现书中内容涉猎更多有关进贡家具的档案记载及带年代款家具的原始参考资料，这部分的翻译工作自然不落旁人，笔者亲自逐一翻译。单就某一年的《进单》家具记载，譬如乾隆三十六年的，吾辈就能意识到造办处自作品之外，还有那么多大量成批的进贡家具；全国各省必定有其高手制作符合宫廷需求的精湛工艺品。据此可知，常人所谓的“宫廷家具”未必是“宫廷制造”，而“宫外贵族”用的家具也不见得会比“宫廷御用”的家具差。

2007年吴美凤写的《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一书中揭示了更多雍正、乾隆两朝的《进单》与《造办处》家具档案，提供许多有关清宫对于家具的实践方案与做法的记载。最近周默出版的《雍正家具十三年：雍正朝家具与香事档案辑录》一书（2013年）又添加更多的《造办处》制造家具的记载。至此坊间所积聚的参考资料就已不少，倘若再加上听闻中即将在2015年出版的乾隆朝《清单》全本，了解宫廷家具的制造过程与诸多来源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

## 造办处之来源

把造办处的家具记载稍做分析，就能了解许多不同的制成方法：有设计在先，施工在后的新产品，有完全模仿复制的、有模仿外加局部更改的、有借老式样或纹饰做新的、有因珍品或特色材料而特别定做的，以及改修的产品。其实，这里面的一些方法基本上跟时下作坊生产仿古家具的手法是如出一则。在鉴赏存世古物时，若是对古代作坊惯用的制造手法及作风多些了解，就越能契入深处体会与欣赏。

“传旨：着（手）照做”的新家具经常有“先画样”或者“先做样”的要求。画样必须先上报“呈览”，在接获有关选材与细节调整的详细指令后，才能施工。下述几条雍正朝造办处的记载就反映这种制程情况：

- 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七日，太监刘玉交来衣架纸样一件，传旨：照样做楠木衣架一件，高二尺五寸，宽三尺，上边横梁做圆的，两边立柱用木枳，中间横枳亦做圆的。两边抚泥木长一尺，厚二寸。下底要平，上面做磨楞，两边横枳做扁方的。欽此。  
十一月二十八日做得。

- 雍正四年(1726)三月二十三日，海望奉旨：着（手）做包镶花梨木床一张，高一尺一寸，宽四尺五寸，长七尺。欽此。  
六月十八日做得合牌小床样呈览。奉旨：着照样做。但两横头各安抽屉二个。欽此。
- 雍正四年(1726)七月十六日，奉旨：着做夔龙式弯腿二层面矮书桌一张，先做样呈览。  
本月十八日，画得中层安屉板，矮桌面桌样一张。  
七月二十五日做得。
- 雍正三年(1725)六月十九日，员外郎海望奉旨：尔做书格一架，先做样呈览。欽此。  
本月廿二日做得合牌书格样一件，员外郎海望特进呈览。
- 雍正三年(1725)九月三十日，员外郎海望奉旨：着做见方八寸，高三尺书格一件，尔先做样呈览。欽此。

十月十五日做得书格样一件呈览。奉旨：着照样做一件。其柱子边框用紫檀木做，牙子用象牙做。欽此。

十月二十九日做得紫檀木四面镶象牙牙子书格一件呈进。

雍正七年(1729)十月二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旨：着做花梨木竖柜三对，中层安二层抽屉，上层安一层抽屉，中层隔断板一层，画样呈览过再做。欽此。

十一月初九日，画得花梨木柜样呈览。奉旨：中层抽屉落矮些，上层漆一屉板，照样做三对。欽此。  
于十二月初九日，做得花梨木竖柜三对，各高五尺九寸六分，宽三尺六寸，深一尺六寸八分。俱钉白铜饰件，白铜锁钥匙，里糊抗细。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编：官式器物图档》是故宫最近出版的新书，里面有造办处制做的

“样图”例子。虽然大部分范例都跟官窑瓷器的设计有关，然而“柱式花盆架”（图3）与“海棠瓣石雕盆”（图4）的素描样图却夹杂在其中，也许能视为上述家具的画样代表。在故宫未来任何或生僻领域的新发掘中，我深信这样不期而遇的家具资料是完全有可能再现的。

造办处的家具很多是以模仿复制为主。典型的案例都是某某大臣或者总管太监递交一件作为样板的家具时，有时会给批语：“此[款式]花样甚好”；然后”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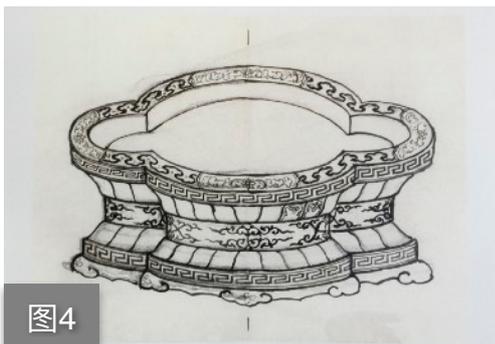


图4

传旨：着照样做几件”。记载的内容经常看不出原件的来源；只能推测取自宫廷的老收藏、宫廷用品，或者进贡品。当时清宫与圆明园都在扩建或者装修中，常常需要添加装饰品。因此，有些记载内容也会指出原件宫中所在的具体地点或者新做仿品的指定归处。以下几条记载都反映这样的情况：

- 雍正三年(1725)九月十一日，太监王进玉交楠木抽长机子一件，传旨：着照样做三个，俟做得时，将二个送到圆明园，其一个交进内养心殿。欽此。  
予奉日将原交楠木机子一件仍交太监王进玉持去讫。  
予十月初十日做得抽长机子一个，太监吕进朝持去，交首领太监哈元臣讫。做得抽长机子二个，催总汗送至圆明园，交首领太監程国用持进讫。
- 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九日，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填漆桌一张，黑地彩漆桌一张，随绣缎帏二件，传，着交造办处存样。记此。  
予十月初九日首领太監程国用来说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传旨：照填漆桌样做十二张，照黑地彩漆桌样做十三张，俱随帏子。欽此。  
予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做得黑地彩漆桌九张随绣缎帏九件，随原样黑地彩漆桌一张，填漆桌一张，绣缎帏二件，交首领太监李英持去讫。  
予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做得黑地彩漆桌四张随绣缎帏四件，交太监牛万朝持去讫。  
予五年闰三月二十日做得填漆桌四张，郎中海望呈进讫。  
予六年三月十六日做得填漆桌四张，郎中海望呈进讫。  
予十二月二十日做得填漆桌一张，郎中海望呈进讫。  
漆作现存填漆桌三张。
- 雍正五年(1727)十月十一月二十七日，太监张玉柱交来洋漆香几一件，传旨：此香几花样好，尔等照此样做几件。欽此。  
予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做得黑漆画洋金香几二件并原样一件，怡亲王呈进讫。
- 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东暖阁向北宝座上，照三希堂小案样款做小案一对。
- 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二十四日：催总达子来说，太监永奉交花梨木香几一件，传旨：照此样做几件。

单就模仿而已，有些做工过程快，有些则比较慢。从上述几条记录看到做三个楠木机子只需一个月；做十三张黑地彩漆桌需时六个月；十二张填漆桌则需一年半。

另外一个惯用的“照做模式”是按照原样款式做不同的材质。

- 雍正五年(1727)八月初十日，首领太監程国用交来石面花梨木香几一件，说太监刘希文传旨：此香几款式甚好，着尔等用好石面照样做几件。欽此。  
予本月十七日将原样香几一件，交太监吕进朝持去交首领太監程国用讫。  
予十二月三十日做得乌拉石面花梨木香几二件，郎中海望进讫。
- 雍正六年(1728)三月十七日，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黑退光漆条桌一张，红漆条桌一张，红油灯挂椅一张。奉旨：着照此红漆条桌尺寸，黑漆条桌样式，做得紫檀木条桌四张，红豆木一张，红漆桌四张。照此红椅样式做紫木椅四张，红漆椅八张。椅子上的牙子，根子有可更改处俱更改。欽此。

- 乾隆十年(1745)七月初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照懋勤殿桌子样做活腿桌一张，用紫檀木边镶豆瓣楠木心。

在上述雍正六年(1728)的这条记录里，能看到细部稍作改良的个案。记载中经常有按照现样但稍做改变或改良的例子，如下：

-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六日，员外郎海望交柏木压纸样一件，传旨：照此样沉重些做几件。欽此。  
于十二月十四日做得嵌紫檀木把春皮压纸二件，海望呈进论。
- 雍正五年(1727)八月初八日，太监刘希文持来嵌绿色石面紫檀木香几一件，传旨：此香几样式好，其牙上花纹粗些，再往细致里用黄蜡石面做一件。欽此。  
于奉曰将原样香几一件交太监马进忠持去仍交太监刘希文论。  
于十月二十九日做得镶嵌黄蜡石面花梨木香几一件，怡亲王带领郎中海望呈进论。
- 雍正六年(1728)二月十三日，太监王太平交来圆腿长方楠木杌子一张，传旨：着照样用楠木做黑漆的几张，红漆的几张，顶板，底板俱不用起线，俱混边，其底板做重些。欽此。  
于奉曰催总马尔汉量得面宽一尺零四分，进深九寸，厚四分，腿子径圆五分半，通高一尺五寸八分，底足高三分，径圆七分，原样楠木长方圆腿杌子一张，郎中海望交太监吕进朝持去，太监王太平收论。  
于八月初六日做得黑退光漆面楠木杌子二张，郎中海望呈进论。  
于八月十四日做得红漆面楠木杌子二张，郎中海望呈进论。
- 雍正三年(1725)九月初四日，郎中海望持出榆木罩漆膳桌一张，长二尺六寸八分，宽一尺七寸八分，高七寸八分，奉旨：尔等漆桌时照此桌款式，将上面水栏边放宽，披水牙收窄，其披水牙有尖接处着更改，腿子下载放宽些，不必起线，上面应画何样花样，尔等酌量彩画。

“有可更改处俱更改”，“沉重些做”，“花纹粗些，再往细致里”，“底板做重些”，“腿子下载放宽些（粗大）”都反映稍事改良的过程。

此外，更创意的做法是按照现有样式的花纹或者风格做不同类（品种）的家具。

- 雍正三年(1725)十月二十一日，员外郎海望传旨：再照呈样的琴桌式做矮书桌一张，或用楠木或用紫檀木，尔等配合做。欽此。  
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做是楠木矮书桌一张，员外郎海望呈进论。
- 雍正五年(1727)七月十一日，海望奉旨：养心殿东暖阁陈设的镶银母花梨边插屏式钟一件，上嵌银母花纹甚好。尔照黑漆面抽长扶手香几的尺寸配合做花梨木桌一张，长二尺三寸七分，宽一尺四分，高一尺一寸，边宽九分，腿卷头寸半。其面上安玻璃，着郎世宁画一张画衬在玻璃内。周围边照插屏钟上花样用银母嵌。欽此。
- 乾隆二十七年(1754)九月十九日，总管张玉传旨：思永斋着做紫檀木桌一张，其花纹样式照现安宝座一样成做。先呈样。

有时，为配合宫廷室内既有的家具风格及样式，按旧样板做搭配成系的家具。

- 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初八日，胡世杰又传旨：香山高丽木三屏峰一座，着配做高丽木宝椅一张，照旧有填漆椅子样式矮下一寸，依中峰一般宽，进深要长四寸。

这种后配方法是为了凑成整套家具，然而两个不同的制作年代就是两回事。这样的情形让我想到工艺和年代互不一致的成对家具，虽然都有年份，但大有可能其中一件就是后代配做的。造办处也有这样记载：



图5

- 雍正三年(1725)九月十一日太监王进玉交楠木抽长杌一件。传旨：照样做一个。欽此。

此外，为一原件配个架子或底座也是家常便饭之事。

- 雍正二年(1724)正月二十四日，总管太监张起麟交汉玉磬一件，传旨：着配架子，尔等先做样呈览，朕着准时再做。欽此。

二月十七日做得夔龙式架木样一件。怡亲王呈览。奉旨：照样用紫檀木做。欽此。

于四月初三日做得。

雍正乾隆两位皇帝都热爱古玩，造办处的记录显示他们亲身参与古董底座与架子的设计。雍正手卷《古玩图》揭露五百多件古玩，每件都配上特制的硬木制、象牙制、裹织锦等等不同的底座或架子。图例中有雷同的一件夔龙式玉磬架的画样（图5）。到底是先画样的，还是后来按实物画样的，则留待后人研究。

有些乾隆记载也透露许多的古物以新配的时尚楠木或紫檀底座，取代老底座。

- 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初六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画禅室屋内现安之寿山石山子，着做七寸五分高楠木香几一件，面宽要与现贴的画一般宽。

在这个案例中，山石小几是为了配合室内既有陈设而特制尺寸。而且小几的功能主要是置放山石用的，但却被称作“香几”。虽然家具文献有关香几的记载不少，但这样用途的“香几”可能也不少。

造办处制作新产品外，还兼顾“收拾”或者“改做”现有的家具。“收拾”有改良，修改，及修理的意思。“改做”包括改做尺寸或者改做纹饰。以下几条有“花纹改做素的”，“下边线要去了，底上起边线”，及好好的处理“蠢”样子的例子：

- 雍正元年(1723)五月十三日，太监刘玉交紫檀木炉座一件，传旨：面上炉足窝不必动，下边座足花纹改做素的，有收拾处收拾。欽此。  
于六月二十二日紫檀木炉座一件收拾完，交太监刘玉持去。
- 雍正元年(1723)三月十三日，怡亲王交银丝木笔筒一件，王谕：着改旋直的，下边线要去了，底上起边线。遵此。  
于三月十八日改做得银丝木笔筒一件，怡亲王呈进。
- 雍正四年(1726)正月初五日，太监杜寿交来高丽木压纸二件，传旨：此压纸蠢，着往秀气里收拾。欽此。  
于正月二十二日收拾得高丽木压纸二件，员外郎海望呈进论。

改做纹饰的记载包括把一件嘉靖年代红填漆箱子重新做漆面并替换铜件。

- 乾隆三年(1738)三月初三日：太监毛团交嘉靖红填漆箱一件，传旨：着将灰头去了，另改做雕漆，换饰件，其花纹画样呈览，准时再做。欽此。

这样的参考文献也有助于理解那些偶然遇见的古老款式，却有表层（皮壳）年浅不相称的事实。自古就有“修老如新”的整修传统，因此的确有难以鉴定年代的情况。

另外的改做传统还有修改纹饰及磨平浮雕：

-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二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交紫檀木绣墩四件（敬胜斋），传旨将绣墩四件上下乳丁，并上下口线俱不必动，其余花纹俱各磨平交进。

此案例的原件有可能来自广东，一经修改，可想而知变成了朴素简约的模样，与江南明式风格又有何不同？此外，也有同时“磨去”和“磨细”纹饰的例子：

- 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初四日，传旨：养心殿明殿现安罗汉床，俟驾幸圆明园时，着将靠背扶手边上三面花纹俱各磨去，其站牙并床，足踏，香几，剑架上花纹俱各磨细。

“磨去”即磨平，把浮雕花纹去掉。“磨细”即把粗糙的雕饰磨细。这种情况仿佛暗示进贡工艺品的原始水平，需要再加工改良以达到宫廷标准。

关于宫廷标准，当贡品质量太差，会被“驳出”，不被接收。以下退回贡品的记载就可见宫廷标准于一斑：

- 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初四日两淮盐政普福进贡，内奉旨驳出：汉玉万年拱璧一件、汉玉四方一统一件、盛玉器匣三个、脂玉玲珑花篮一架、紫檀雕镶双阁一对、紫檀雕炕书阁一对，当日交与普福差来家人王信讷。  
奉旨又奉旨：“着传谕普福家人：拱璧是假的，被人哄了，阁子俗再不许进，欽此。”当日口传谕，普福差来家人王信讷。
- 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十一日，长芦盐政吉庆进贡，内奉旨驳出：汉玉合佩、汉玉铲、白玉画叉、定窑盂盒、紫檀大书格成对、紫檀彩漆琴卓成对、紫檀高香几成对、紫檀彩漆炕香几成对，交给家人长儿。
- 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十一日，沧州奉旨，普福所进紫檀镶嵌文具成对、紫檀开金琴桌成对、紫檀五彩绣墩肆对、紫檀金锦炕桌成对、紫檀三元高几成对、紫檀开金炕几成对，着伊差来家人送至圆明园交与总管李裕查收，欽此。十二日交与差来家人王陞讷，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着传谕普福，嗣后屏风再不必进，欽此。”

改做样子的尺寸记载也是个重要的信息，包括一则把矮炕桌接腿成为高桌的例子。

- 雍正十二年(1734)十月二十三日，司库常宝特来洋漆炕桌四张，系高其卓进，洋漆炕书桌二张，系淮太进。传旨：洋漆桌六张着接做紫檀木腿高桌，漆水不可伤损。欽此。  
十一月 初十日将洋漆书桌一张接配椴木卧蚕腿高桌样，洋漆炕桌一张配接得椴木雕如意云样呈览。奉旨：准做。欽此。  
十三年正月桌六张配接做得紫檀木活腿高桌六张。

故宫常有这样的矮桌展腿式的藏品，但据故宫员工张志辉的说法，他尚未发现带紫檀木活腿洋漆炕桌的展腿桌子。此外，还有把大座屏改做与室内房门一样高的例子：

- 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二十四日：太监胡臈交楠木半出腿玻璃插屏一件，传旨：着改做与坦坦荡荡西间屋内门一般高。

撇开宫廷不论，在古玩市场里，任何经过这样修改的物品，价格一定会受影响；但从这类史料记载中，就能看到这样的改做现象与事实，从而理解物件在漫长岁月中有其修改的必要性。

一般修理也在造办处工作的范围内：

- 雍正二年(1724)四月十二日，太监张进喜交豆瓣楠木心花梨木矮桌一张，说太监陈泰传旨：此桌撬了，压好，裂缝处粘补收拾。 欽此。  
于四月 十五 日 粘补收拾得楠木心花梨木矮桌一张，交太监张进喜持去。
- 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初五日，总管地魏麟交花梨木竖柜一对，顶柜一对，传旨：着粘补收拾好赏怡亲王。 欽此。  
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收拾粘补得花梨木竖柜一对， 顶柜一对， 催总马尔汉送至怡亲王府交收。
- 雍正六年(1728)十月二十三日，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紫檀木边嵌白玉片人物围屏十二扇 内少玉片二片，传旨：着将围屏上嵌的玉片取下，应做何物请旨，其围屏上空处如何补做之处，尔等酌量做，以备赏用。 欽此。  
现存活计库。

木器始终都有变形与收缩的问题。何况是家具由南方移动到北方，因气候湿度差异，收缩变化在所难免。收缩最明显的部位是桌面心板或者柜门心板，往往先开裂后起翘。因此，老家具经常有“裂缝处粘补收拾”过的痕迹。上面这条紫檀围屏上嵌的玉片被取下的原因与明万历高濂《遵生八笺》所预见的看法息息相关：

又如雕刻宝嵌紫檀等器具，其费心思工本，亦为一代之绝。但可取玩一时，恐久则胶漆力脱或匣有润燥伸缩，似不可传。宁取雕刻，传摩可久。

好多这种类嵌白玉片或“周制”嵌百宝的制品来自江南地区，所以北京造办处大概有不少这样的维修工作。

## 进贡家具之来源

宫廷家具来自造办处之外，还有不少来自三大织造与各地钞关（征税的关卡）的进贡，包括江宁（南京）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以及粤海关。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进贡。每个地区各有特产、专门工艺及本土物料的资源。为了进一步了解外来家具的规模与来源之特性，以下择选《进单》与《贡档》的家具记载，略作分析。

为数最多的进贡家具来自粤海关和两广总督。这两个部门进贡的家具多以紫檀与玻璃为主的原材料，而且以大型作品居多。单就乾隆十年到五十九年（1745-1794）的记载数量加总就达五百多件。这只是笔者手头能看到的一点资料而已，真实的数量可能远不如此。

这段期间，广东来的坐具种类与数量有：宝座19尊、宝椅46张、宫椅48张，其他椅类36张；宝凳16张、绣墩56张、方机16张以及榻5张。虽然宝座与榻都是单一制作的独品，却常常配备在一大套堂房家具内：

-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二十三日，粤海关监督图明阿进：紫檀木雕八吉祥流云山水人物宝座一尊，紫檀木雕八吉祥流云山水百鹿五屏风一座，紫檀木雕八吉祥流云天香几二对，紫檀木雕汉纹大案一对，紫檀木雕汉纹条案一对，紫檀雕云蝠书案一对，紫檀木雕云纹书桌一对，紫檀木雕云纹琴桌一对，紫檀木龙凤呈祥松鹤海浪流云大插屏镜一对，紫檀木镶楠木雕松鹿山水人物镶玻璃刻双围屏十二扇，紫檀木雕洋花圆桌一对，紫檀木雕葫芦半月桌一对，紫檀木雕双福寿宫椅十二张，紫檀木雕竹式大宝凳八张，紫檀雕绳纹写字桌二对。

其他的椅子、凳子都是六张、八张或十二张等成套制作的。“宝椅”、“宫椅”及“宝凳”的名称考据也有待将来研究的机缘。

屏风类的记载也不少，多数是镶玻璃、玻璃镜以及画玻璃的。屏风的种类与数量包括：围屏十二扇4套、五屏风5座、三屏风7座、地屏9座、大插屏8座、插屏36座、桌屏38座、画屏2座、镜屏2座、圆镜5座、炕屏5座及挂屏28幅。在清代，民间习俗常以屏风作为大寿贺礼。《红楼梦》中有一段关于贾母八十岁的生日礼品：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刻丝满床笏、一面泥金面寿图的是头等。。。”

这段文字也反映皇家贺寿礼也大同小异。不只广东送屏风，全国各地都送屏礼。

记载中广东的柜类不多，只有大柜18对、书格4对以及炕柜2对。大柜中紫檀料的最多，有“云龙”、“水龙”、“九龙穿花”、“万福流云八宝”、“松鹤流云”、“博古”及“洋花”等等雕刻纹饰。有的大柜硕大无比。乾隆三十五年，两广总督与粤海关监督送了一整套的紫檀家具，包括“紫檀雕博古大柜一对，高九尺，宽六尺，深二尺”。

广东的大柜或大案进宫后，有的被拆卸当作再生原料使用就是基于它的优异材质：

- 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十七日传旨：宫内所有粤海关进的紫檀木大柜内，屉板，抽屉俱各拆下，改桌，案用。

紫檀层板、抽屉等柜内构件都被掏空，转为制作小桌、案子的料材。这一事实也反映出广东(粤海关)充裕的资源与北京宫廷节约紫檀用料的鲜明对比。这一条记录也能视为一个以二手珍贵材质再制家具的较早期证据。故宫藏的“包镶”紫檀家具实物还不少，而造办处档案中也常见“包镶”的记载；早在雍正六年就生产了“紫檀木包镶楠木床一张”和雍正八年制的“紫檀木包镶楠木有抽屉博古书格二架”。“包镶”就是将锯的极薄的优质木料包覆在木性稳定的胎骨上的一种省料做法；这也反映出这一高贵木料南北资源悬殊的情势。

广东进来的承具种类也不少，包括：大案14张、书案10张、御案10张、长案10张、条案10张、供案2张、书桌2张、写字桌2张、琴案1对、琴桌12对、圆桌6张、半月桌2张、炕几20张、炕桌6张、炕案6张和香几68张。其中以香几最多，类型包括“小香几”、“炕香几”、“方香几”、“长方香几”及“天香几”。除了“御案”，大部分的承具类别都是成对制作。

甚至名为“琴桌”与“琴案”都是成对制作的，推测该名称也许代表类似“琴桌”大小比例的小条桌而已。

这近五十年载的记录中，粤进贡的“洋花”纹饰家具也不少。有时成批都是。

- 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十一日，两广总督阿里衮，李永标进：紫檀雕洋花宝座一，紫檀雕洋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五屏风一座，紫檀天香几一对，紫檀镶黄杨九龙穿花大柜一对，紫檀雕万福流云八宝大柜一对，紫檀雕洋花椅十二张，画玻璃挂屏一对，双面画玻璃地屏一对，画玻璃小桌屏十座，紫檀炕香几一对。
- 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二十七日，粤海关监督李侍尧，尤国世进：紫檀镶檀香文榻一张，紫檀洋花书案成对，紫檀洋花圆式绣墩四对，紫檀洋花镶画玻璃横披二对，紫檀洋花炕几成对，紫檀梅椿炕几成对，紫檀洋花镶玻璃宝座成尊，紫檀夔龙御案成张，紫檀葵花玻璃三屏风成座，紫檀洋花六方天几成对，紫檀夔龙镶玻璃镜屏成对，紫檀瓜瓞绵绵长案成对，紫檀汉纹琴案成对，紫檀洋花椅六对。
-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侍尧进：紫檀雕洋花宝座一尊，紫檀雕洋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屏风一座，紫檀雕洋花天香几一对，紫檀镶嵌花炕书格一对，紫檀玻璃瑞竹挂屏一对，紫檀雕洋花长案一对，紫檀雕洋花琴桌一对，紫檀镶玻璃衣镜一对，紫檀雕洋花六方半桌一对。
- 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二十八日，粤海关监督尚安，李质颖等进：紫檀镶楠木雕博古锦地夔龙文榻成张，紫檀镶楠木山雕山水人物五屏风成座，紫檀木雕洋花天香几二对，紫檀木雕洋花镶玻璃大插屏镜成对，紫檀木雕洋花玻璃彩胜挂屏五幅，紫檀木雕洋花大案成对，紫檀木雕洋花书案成对，紫檀木雕洋花圆桌成对，紫檀木雕夔龙宝座六对，紫檀木雕洋花炕柜成对，紫檀木雕洋花炕案二对。



图6

关于此西洋纹饰的来源，在造办处档案里也有几个小故事。康熙、雍正皇帝都爱好来自西方的西洋珐琅与西洋金花纸。这些舶来品带有许多繁复绵密的西番莲和其它的花纹样式（图6）。记载中对于直接抄袭这新纹样运用在彩漆、织锦、砚盒、小式活计等等的宫廷装饰品的制作上也多所描述。推测中国家具上的西番莲纹饰可能也是这样来的。

-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二十一日怡稟王交八色西洋金花笺纸八十张，王谕：将纸上花样照样每样画出一张，交与织造处，照样织锦送来，遵此。
- 雍正六年(1728)十月二十六日，太监张玉柱、王贵交来糊西洋纸合牌匣一件，传旨：此匣上纸的花纹看着新样，将此花纹画下，嗣后造办处或做彩漆，或织锦，或做砚盒，或做小式活计，仿此花纹做，欵此。  
于十一月初七日将糊西洋纸面合牌胎匣一件画样完，首领太监李久明持去，仍交太监张玉送。
- 雍正五年(1727)七月初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张玉柱传旨：九洲清晏后抱厦内东西两边牌插板做的粗糙，另镶楠木边再集的锦亦不齐，旁边空处甚多，若将书

格挪开，不能好看，今着满集锦，其东边牌插背后将造办处有巡抚杨文乾呈进象牙席的西洋花笺纸糊在东牌插上，纸的花纹要对缝，着海望酌量将造办处收贮的西洋金笺纸亦照样对缝将西边牌插背后糊上，欵此。

于本月二十五日序班沈祥、领催马小二等赴九洲清晏内将东西牌插镶楠木边满集锦背后用金笺纸糊饰完迄。

- 雍正三年(1725)六月十九日(珣琅作)做得把莲花盆一件，郎中保德呈览，奏称……花用西洋珣琅并头莲……



图7

广东进贡的家具纹饰中还有“汉纹”的说法。这“汉纹”想必是笼统的“仿古”纹饰的意思，包括汉代之前的高古青铜器、玉器等所用的云雷纹、蚕纹、谷纹、蝌蚪纹、拐子夔龙纹等等。乾隆四十七年进贡进宫的一批家具就包含多种不同风格的家具，有“紫檀木雕汉纹夔龙长案”、“紫檀木雕汉纹炕案”与“紫檀木雕汉纹洋花绣墩”。后者融合“汉纹”与“洋花”于一处的作法颇为有趣；故宫藏的一个八方形几上的纹饰就显示这样的情况（图7）。

- 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初二日，粤海关监督觉罗巴延三等进：紫檀镶楠木雕洋画山水人物文榻成张，紫檀镶楠木雕花山罗浮图三屏风成座，紫檀木雕竹式长方天香几二对，紫檀木雕汉纹夔龙长案成对，紫檀木雕洋花夔蝠条案成对，紫檀木雕洋花镶玻璃镜大插屏成对，紫檀木雕洋花镶画玻璃炕屏十二扇，紫檀木雕洋花大宝凳八张，紫檀木雕洋花镶画玻璃挂屏五幅，紫檀木雕汉纹洋花绣墩十二件，紫檀木雕汉纹炕案成对，亭式自行人物水法乐钟成对。

进贡整组殿堂或厅堂用的配套家具也是常见之事，譬如，之前提过乾隆十七年(1752)记载中的“宝座一尊”、“御案一张”、“屏风一座”、“天香几一对”、“炕书格一对”、“挂屏一对”、“长案一对”、“琴桌一对”、“衣镜一对”以及“六方半桌一对”。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进贡品中也有两组配套的“紫檀镶楠木”与“紫檀雕云龙嵌黄杨影木”家具。

- 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月初二日，两广总督李侍尧，粤海关监督德魁进：紫檀镶楠木雕博台文榻一张，紫檀镶楠木雕花卉人物炕屏一座，紫檀长案二对，紫檀条桌一对，紫檀琴桌一对，紫檀天香几二对，紫檀镶楠木雕花卉炕柜一对，紫檀镶楠木宝椅八张，紫檀镶影木炕桌三对，紫檀镶影木炕几二对，紫檀镶楠木书格一对。
-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二十一日，粤海关监督德魁进：紫檀雕云龙嵌黄杨影木宝座一座，紫檀雕云龙嵌黄杨影木三屏风一座，紫檀雕云龙嵌黄杨影木香几二对，紫檀雕云龙嵌黄杨玻璃镜大插屏一对，紫檀大小条案二对，紫檀琴桌一对，紫檀宝椅八张，紫檀方几八张，紫檀镶影木半圆桌一张，紫檀镶楠木书格一对。

这样配备成套的家具大概都是为了布置新完工或新装修殿堂、厅房的需求。

三大织造进贡的数量比两广总督及粤海关监的数目相对要少。无论如何，从细目上还是能看出三大织造的贡品反射江南地区的工艺风格与当地用料。除了紫檀家具外，江宁织造进贡的家具都采髹漆（仿洋漆填、彩漆、紫檀影漆、五彩金花、影漆描金、雕填漆以及影漆）或竹作（文竹、班竹、紫檀镶文竹）。乾隆十一年（1746）到乾隆三十三年（1769）间，苏州织造也进贡带髹漆的家具（雕漆、黄雕填漆、朱漆、填漆，雕填漆、仿洋漆、紫檀影漆）和做工讲究的“紫檀嵌银丝”与“紫檀嵌玉”的家具；后者为整组的堂室家具：

- 乾隆三十三年（1769）七月初六日，苏州织造萨载进：鹄黄缙丝坐褥靠背迎手成分，织妆花缙丝坐褥靠背迎手成分，紫檀嵌玉云龙宝座成座（随缙丝褥脚踏全），紫檀嵌玉云龙三屏风成座，紫檀嵌玉云龙壁面天几成对，紫檀嵌玉条案成对，紫檀嵌玉顶柜成对，紫檀嵌玉炕书架成对，紫檀嵌玉炕几成对，紫檀嵌玉宝椅成对（随缙丝褥脚踏全），紫檀嵌玉书案成件，洋漆炕案成对。

苏做的缙丝与绣品也是江南的产品，经常作为珍贵木料家具配戴的一种布艺装饰。

来自苏北两淮盐政与淮安关监进贡的镶嵌贡品也不少。道光时候，钱泳《履园丛话》也记录嘉庆末年，扬州盐政受命承办圆明园的数项新建设所需的“周制”镶百宝紫檀器物大、小计数百件，集结千余位匠师才协力完成。

- 嘉庆十九年（1814），圆明园新构竹园一所，上夏日纳凉处。其年八月，有旨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修大小二百余件，其花样曰榴开百子，曰万代长春，曰芝仙祝寿。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圆明园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窗棂二百余扇，鸠工一千余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宝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制，其花样又有曰万寿长春，曰九秋同庆，曰福增贵子，曰寿献兰孙，诸名色皆上所嘉颂。

由此可知嘉庆晚期，虽然宫廷已有紫檀存货耗尽的征兆，但未必反映外界也缺料，反而是宫廷更依赖外界的资源了。当然，这条史料记载也点出“周制”工艺所在的扬州产地。

苏北与安徽的特产也有竹艺家具：

- 乾隆四年（1739）八月初三日，唐英进：棕竹漆宝座一座（随黄缎绣褥），棕竹漆椅子十二张（随锦垫）。
- 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二十日，吉庆进：湘竹紫檀缙丝炕屏成架，螺钿文柜成，湘竹紫檀书格成对，湘竹紫檀琴桌成对，湘竹紫檀天香几成对，湘竹紫檀炕香几成对，湘竹紫檀桌香几二对。
- 乾隆三十六年（1771）七月初六日，两淮盐李质颖进：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三屏风成座，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宝座成尊，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文榻成座，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御案成座，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香几成对，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炕几成对，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琴桌成对，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绣墩四对，紫檀间班竹万仙祝寿鸾扇成对。
-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卦四日，安徽巡抚朱珪进：御制菊花诗嵌玉挂屏一对，御制翠云赤喷露滃霞觴嵌玉插屏一对，御临法帖挂屏一对，文竹炕几一对，文竹炕香几一对。

在《十二美人图》中，也能看到南方来的湘妃竹文椅、绣墩及方桌，搭配相衬于各个王妃的典雅厢房。故宫藏的竹灯挂椅也有南方竹家具的特色（图8）。



图8

江西九江关务进贡的特产品则包括波罗漆与嵌瓷片（嵌磁）的工艺：

- 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二十日，九江关唐英进：紫檀波罗漆圆桌成对。
-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二十一日，奉宸苑卿织衡管理九江关务唐英进：紫檀嵌磁宝座一尊，紫檀嵌磁御案一张，紫檀嵌彩磁炕几成对，紫檀嵌磁波罗漆炕几成对。
- 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二十四日，九江关监督尤授世进单：紫檀宝座成座，紫檀御案成张，紫檀书桌成对，紫檀炕几二对，波罗漆香几成对，黄漆五彩宫椅八张。
- 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月二十八日，内务府员外兼佐领管理九江税兼密务舒善进：紫檀镶影木嵌磁宝座一尊，紫檀镶影木嵌磁书桌成对，紫檀镶影木嵌磁炕书架成对，紫檀天香几成对。



图9

江西景德镇以各类各色瓷器产品闻名遐迩，其中也有专门配置家具用的瓷板。故宫家具藏里，嵌景德镇瓷板的家具就有不少，因此很可能多数产自江西。黑漆嵌青花瓷片罗汉床也是这样，而它独特包腿的瓷片一定是定做的（图9）。

福建也有本土的特产，包括紫檀嵌洋漆与鸡翅木作品：

- 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初六日，福州将军兼管海关事务新柱进：海屋添筹紫檀镶洋漆五屏风一架，春台熙棹紫檀镶洋漆御案一张，金瓯永固紫檀嵌玉九龙宝座一尊，仙山楼阁紫檀镶洋漆顾绣插屏一对。
-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初八日，闽浙总督钟音进：鸡翅木宝椅十二张，鸡翅木绣墩十二个，鸡翅木几桌二张，鸡翅木炕几一对，雕漆果橱一对，雕漆桌阁一对，博古挂屏一对，桌屏一对，挂屏一对。

十多年前笔者在福州碰到一件紫檀镶洋漆博古柜，品相之好，还以为是出自宫廷的工艺珍品。如今能理解这件东西其实就是福建当地的特产。

目前能看到乾隆朝进贡的黄花梨家具并不多；有小量来自江南地区，包括河南巡抚与江西巡抚两处。

- 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十四日，河南巡抚鄂进：黑漆画金宝座二座，紫漆画金宝座一座，填漆宝座三座，彩漆画金口二座，花梨画桌二张，紫漆大桌一张，檀琴

桌二张，楠木月牙画金桌二张，花梨琴桌二张，炕屏三副，花梨边绉心花卉十二扇，花梨边绉心山水十二扇，画金边金心花卉十二扇。

- 乾隆三十六年（1771）七月初九日，江西巡抚海明进：雕刻竹式花梨宝椅一座，（随绣褥，脚踏全），雕刻竹式花梨香几一对，雕刻竹式花梨书桌一件，雕刻竹式花梨膳桌一对，雕刻竹式花梨炕书架一对，影漆描金透绣插屏一对，影漆描金琴桌一对，方几二对（随绣褥），影漆描金炕几一对，绉丝挂屏一对，绣花挂屏一对。



图10

目前，在故宫家具藏里，虽然尚未发现仿竹式的黄花梨家具实物，但清宫旧藏中还是有不少精美的黄花梨家具实物，比如黄花梨交椅、黄花梨镶铁梨木刀牙板画案、黄花梨六方形南官帽椅、黄花梨罗锅枱方凳、黄花梨螭凤纹霸王枱方桌等等，可做为日后发掘产地来源与年份的研究机会。

旧藏之外，不少故宫家具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成后收藏的，其中有重量级的黄花梨月门架子床，而就其实它来自山西晋城。还有众所周知的黄花梨螭龙圈椅（图10），也是圈椅类中的精品。关于这一批后期的藏品，故事也不少！

尽管故宫档案记录繁多，但因记载本身不够明确，加上历来使用名称的变异，能够和档案对号入座的家具不多。话虽如此，这类的补充资料一定能增进或更新人们对物件的理解。故宫明清家具藏犹如一方大海，汇集了各地各类的特产。现在，大海开放了，人人都有机会一睹欣赏和学习这宝藏。

- 图1 雍正五年造办处档案，故宫藏。
- 图2 乾隆十二年澳海关进单，故宫藏。
- 图3 清宫柱式花盆架立样图，故宫藏。
- 图4 清宫海棠瓣石雕盆立样图，故宫藏。
- 图5 雍正六年《古玩图》的一件夔龙式玉磬架，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 图6 十八世纪西洋金花纸的花纹样子。
- 图7 紫檀嵌发廊片八方形几，局部，故宫藏。
- 图8 竹子灯挂椅，故宫藏。
- 图9 黑漆嵌青花瓷片罗汉床，故宫藏。
- 图10 1925年建成故宫博物院以后收藏的黄花梨螭龙圈椅